

## 院中的那棵红枣树

马银生(汶上)

院中灶房前,曾伫立着一棵历经岁月风霜的红枣树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它总是枝繁叶茂,结出的果实格外甘甜。

每到春天,别的树早已绿意葱茏,它才慢悠悠地吐出嫩芽。不久,一树细小的枣花悄然绽放,引来成群的蜜蜂嗡嗡作响。

烈日炎炎的盛夏,大地被太阳炙烤着。那枣树却像撑开一把巨伞,浓荫遮蔽了小院。枝叶间挂满了青涩的果子,引得许多小鸟前来。它们叽叽喳喳,却不去啄食那些青枣,停留片刻便飞走了。母亲说,小鸟机灵着呢,知道枣儿还没熟透,又硬又涩。等到秋天枣子红透了,它们准会再来,专挑最甜的吃。

母亲在灶房忙完,总爱在枣树下支起方桌。我和哥哥搬来小板凳,一家人围坐吃饭、闲话家常。傍晚时分,劳作归来的母亲顾不上歇息,先将枣树下清扫干净,铺好苇席。我和哥哥抢着躺上去,仰望着天空的月亮,缠着母亲讲嫦娥奔月的故事。常常是故事还没听完,我们便已在席上进入了梦乡。

秋风吹过,树上的枣子渐渐染上红晕,像羞红了脸的姑娘。放学后,我便和伙伴们相约来到我家小院。母亲心善,找来长竹竿递给我。我挥舞着竹竿,枣儿便如雨点般纷纷落下。小伙伴们嬉笑着争抢地上的红枣,塞进嘴里,笑声和枣香一同漾开。临走之前,母亲总会再分些红枣给他们,笑盈盈地说:“带回家去,也让你们爹娘尝尝,看俺家的枣儿甜不甜?”

如今,母亲已永远离开了我们,院中那棵老枣树也早已不见踪影。每当我想起它,口中便仿佛又泛起那清甜的滋味,唇齿间,依然留香。

## 夏日的黄昏交响曲

蔡月萍(太白湖新区)

夏日的白昼悠长,为黄昏留足了时光。晚饭过后,天色仍是大亮。太白湖是个绝佳的好去处,傍晚时分,便与老伴、孙女一同前往。

步入园区,踏上林荫小道。湖面尚未得见,习习凉风已拂面而来,顿感周身舒爽。想起“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”的诗句,此刻对这太白湖更添几分喜爱,家住附近的幸福感,也悄然心头漾开。

湖畔荷花繁盛。偌大的园区,几乎处处可见它们的身影。正值花叶两旺之际,高高的茎秆挺出水面两三米,荷叶大如圆盖,绿得发亮,仿佛刚被清水濯洗过一般。荷花更是清新娇艳,令人不禁感叹,唯有亲见实物,方知何谓“出水芙蓉”之美。它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,不似石榴花的奔放热烈,色彩不如梨花素净,香气也非桂花醇厚。它自有一种淡雅清丽,融于色泽、芬芳与姿态之中。尤其是那尖尖花瓣顶端晕染的一抹胭脂红,最是令人心驰神往。

稍作停留,才惊觉水中与树上的鸟鸣声越发密集起来。水鸟的叫声不大,却一声紧接一声,清晰可辨;仿佛在呼唤着同伴。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,喧闹不休,像在聚会,又似狂欢。

转至另一处池塘,青蛙的鸣唱已悄然开场。青蛙偏爱在雨后与夜晚放歌,夏夜里常能听到它们“呱呱”的合唱。看来今晚青蛙们的“演唱会”,才刚刚拉开帷幕。

这黄昏,竟是如此生机勃勃!它不同于小夜曲的轻柔婉转,此刻上演的黄昏“交响曲”,充满了蓬勃生机。恰似一场生命的篝火晚会,释放着不竭的活力,也诉说着生活的幸福。这其中,自然也少不了那琴瑟和鸣般的“关关雎鸠”。

## 太白湖赏荷

李冰(任城)

一时兴起,我和好友大清早就坐上车直奔太白湖而去。凉风习习,夏天的烈日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,正好能悠闲地在湖边散步。

七月的太白湖,正是“青荷盖绿水,芙蓉披红鲜”的好时节。

有水的地方就有荷。圆圆的荷叶像大大小小的玉盘,高低错落。亭亭玉立的荷花点缀在翠绿的荷叶间,姿态万千:有的独自挺立,傲然绽放;有的并蒂而生,亲密依偎;有的藏在叶下,带着几分羞涩;还有的俯身水面,像在顾影自怜。真是一幅生动的“凌波仙子”图景。

荷花的形状也各不相同:单瓣的简洁,重瓣的繁复,大的像海碗,小的似杯盏,参差错落,大大小小,缀满了整个池塘。七月,太白湖的美,就在这一池清荷。

我们在不同的荷花池边流连,兴奋地用相机捕捉美景。走在石板铺成的小路上,惊叹于荷花的盛装。没有导游,我们就自由自在地在湖水间随意游荡。我们仿佛漫步在一幅活的水墨画里,耳边是水鸟的鸣唱,眼前是白鹭轻盈飞过的身影。

有好友相伴,在这大美的太白湖,真是一次无比尽兴的出游。

## 我的母亲

张艳敏(徽山)

时光回溯至2005年,母亲病重,亲人多劝放弃,唯爱人坚持。在他的支持下,我与大哥、三舅踏上求医路。万幸,母亲日渐康复,安康至今已近二十一载。常思:若无爱人当年坚定,何来母亲今日?

记忆中温暖的画面,是小学门口木栏旁等候的母亲。一次课间嬉闹,忽闻她呼唤。她殷切地问我想要什么,我说雪糕,她便从衣袋掏出带着体温的5分硬币递来。那支寻常雪糕,成了心底最甜的珍藏。

夏日曾偷偷溜去湖里游泳,归家佯装洗头蒙混,母亲未追问。初中滑冰跌入冰窟,挣扎爬出浑身湿透。母亲急忙找来干衣为我换上,之后才默默清理我泥泞的鞋子。她的无言与细致,刻骨铭心。

初二时家境窘迫,我欲辍学,第一年初三名落孙山。母亲未责骂,领我去见邻居二哥。二哥点醒我:“孝顺不是放弃前程。你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!”于是复读。首次考中专,超线10分被录取。然考试前夜,母亲病倒,我心乱致失利。按规则,中专不过便无缘高中。我不甘,亲戚劝阻,是母亲说服了父亲。1994年,家里拿出二哥打工攒的4000多元供我读书。

高中时见同学母亲热情洋溢,而我的母亲习惯默默操劳。我建议她多表达,她只报以淡笑。成家后,每逢生日,孩子们向我磕头,我也必向母亲磕头致谢。平日节俭的她,此时大方塞钱,叮嘱买蛋糕或新衣。大学毕业后,父母问是否埋怨家中未谋前程。我坦然:“不曾怨。那时乡村,多少女孩早早辍学,我能读到大学,已万般知足。”

如今母亲76岁,爱人常提醒多回家。每周我们陪她吃饭闲话。昨日,母亲轻声说:“你们常回来,真好;我们不再孤单了。”心头一颤,更坚定陪伴心意。

2005年带母亲看病后,常想着能再早几年该多好。转念:行动强过空等。这份迟来的守护,是对母亲的弥补,也是我迟到的深深感恩。

## 追随

孙婕妤(杭州)

从老房子出来,沿着鹅卵石铺就的古道往上走,经过一棵杏花树,越过一座石桥,就到了孙晓梅故居。这位与我同宗同源的女烈士,一直是父辈时常念叨的英雄人物。

孙晓梅出生于富阳龙门古镇,从小喜爱读书,很早就开始接触进步思想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孙晓梅带领数名青年步行至皖南,参加新四军,并于1940年9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几年前,富阳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发现我家有一张孙晓梅的老照片,让我大伯拿去复印。每每看到这张照片,更觉我与孙晓梅之间有着不解之缘。于是,从档案馆借来一本《晓梅烈士遗墨》。此书选编孙晓梅生前所发表的文章、日记和书信,我看得入神。孙晓梅在给母亲的信中写“我有我的人生目标、理想前途,我绝不会让自己盲目地陷入黑暗的深渊里去。”掷地有声,令人感佩。

1943年,孙晓梅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。任凭敌人如何诱降,她不为所动,日本宪兵将她残忍杀害。牺牲时,她年仅29岁。

这几年,我沿着孙晓梅的生前足迹,寻访她的痕迹。每每思及她写的家书,心中涌动无尽的敬佩。去南京雨花台瞻仰她是追寻的最后一站,烈火芳华,她的不屈被世人铭记。

今年,我想再次阅读《晓梅烈士遗墨》,却被告知此书已佚。虽然亦能在别处观瞻她的笔墨,但这本集子是我读她、寻她、探她的伊始,于我十分重要。在我垂头丧气之时,母亲忽然同我说,看你当年如此爱不释手,我为你复印了一份,一直收藏着呢。

她从书架取下一本厚厚的影印集,拿给我看。首页上赫然写着“晓梅烈士遗墨”六个风骨峭峻的字,我忍不住将书抱在怀里。

连夜重读孙晓梅的家书,读到她给弟弟写的信:一个青年人,不吃苦,会有收获吗?你不要梦想,家里住住,就会住出一个场面来。孙晓梅的声音仿佛越过时光,落在耳边。只觉得此刻,她正站在我的书桌前,字字句句振聋发聩。

孙晓梅生前曾被分配到农村经济调查工作组工作,主要任务是调查农村经济情况,她在《一个家庭的访问记》中写:我这次,虽只碰到这样一个妇人……但这个家庭的内幕,却已深深地印上了我的心。寥寥几句,写尽她对人民群众深切的关怀。

步入社会,我的工作亦与金融经济有关。每次接到调研任务,我都能想起孙晓梅熟练抱起院落里玩耍的孩子,与户主唠家常的细节。跟着她的脚步沉下去,踏踏实实地去看、去听、去研究,不把调研当空中楼阁,“去做我们所能做的事”,这是她的叮嘱,也是我在精神上的追寻。

合上书,深夜步行至她的故居,前门溪上一棵枇杷树,郁郁葱葱,饱满的枝叶轻柔地遮护白墙上题为《抗日英烈孙晓梅》的彩绘。

我在墙下站了许久。

她的事迹与书信,是我反复咀嚼的人生课题,“生死场前一身胆,是非行里满书香”,她心烈烈,我亦住之……

## 七律·夏日游京娘湖

王秋(汶上)

情湖爱岛是京娘,使骨柔肠水乡铭。  
佳话千秋歌未息,幽泉百丈凉又生。  
太行叠嶂云海起,草木葱茏笋郁浓。  
溅玉飞珠一路去,半山闲坐听瀑声。